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届特别会议

第七次全体会议

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

上午10时05分开会。

悼念尼日利亚已故首脑萨尼·阿巴查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谨悲痛地悼念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已故首脑萨尼·阿巴查先生阁下,他于1998年6月8日星期一逝世。

我代表大会请尼日利亚代表向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以及阿巴查先生的家属转达我们的哀悼。

我请各位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悼念萨尼·阿巴查先生。

大会成员默哀一分钟。

议程项目8(续)**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请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Klaus Kinkel先生阁下发言。

Kinkel先生(德国)(以德发言,英文本由代表团提供): 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曾看到自己亲近圈子内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人被海洛因毁了一生,全家蒙受悲剧。对我来说,这一经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同时它也加强了我们的信念,即我们不能放弃同毒品作斗争,我们可能觉得将是推石上山,可能觉得徒劳而不可能胜利,但我们必须同这一人类祸害作斗争。我们有责任为我们要负责的人民这样做。任何亲眼看到吸毒成瘾者的困境,看到他们往往在悲痛、自我否定和犯罪中告终的人都知道,面对这一最险恶的恶魔,弃械投降不是办法。

毒品威胁每一个社会,象一条九头蛇那样的恶魔把它的指脚遍布全世界。国际贩毒集团每年的营业额总数达4千亿美元。这相当于世界贸易的8%。在这一数字后面有一个无法言尽的苦难的故事。

发展趋势令人震惊。毒品的使用者年龄越来越年轻,毒品的品种越来越多。现在甚至有12到14岁的孩子陷入吸毒成瘾的恶习,而且往往无法解脱。最严重的是,人工合成毒品如“迷幻剂”、“狂喜致幻剂”日益泛滥。这些毒品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能很容易地廉价生产,因此特别危险,我感到特别可恶的是无耻的毒品贩子正越来越多地瞄准他们的未来受害者,以便为他们的货品创造需求。

犯罪的并不是种植大麻和古柯的贫穷农民。犯罪的是毒枭、毒品贩运者、洗钱者,以及在幕后操纵的人,使用这些有毒的东西牟取暴利的人,是在我们大城市的阴暗角落和学校外的街上进行他们的肮脏买卖的人。他们是惨酷无情、狡诈的诱惑者,我们必须捣毁他们的买卖。

毒品摧毁身心。毒品所允诺带来的快乐事实上是一种致命的幻觉。毒品使家庭破裂,并破坏社会基础。哪里有毒品,哪里总是有犯罪:贩毒者以及吸毒者为了有钱维持其习惯而犯下的罪行。在贩毒集团和恐怖主义结成势力的地方,它们危及和平。

在打击毒品的斗争中最紧迫地需要伙伴关系与合作。在国际上运作的生产者和贩运者辛迪加首先在那些缺乏国防力量抵制他们的国家建立基础。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新的鸦片和可卡因高速公路发展起来。

自1990年召开的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别会议以来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显然我们仍未设法扭转趋势。数字最有说服力。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执行共同的任务,我们才有机会成功。我们的战略必须处理种植和生产、交易和消费。在这一时刻,我要向打击毒品斗争的所有人士、尤其是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工作人员表示敬意。

不幸的是,自1995年以来,第一次吸毒者人数在德国稳步增加,仅去年就增加20%。

我们并没有袖手旁观。在我们已经发起的行动方案中并在我们的打击毒品总政策中,我们采用一项三方面方法:预防与教育、治疗吸毒者并使他们康复以及预防和控制犯罪。

在打击毒品斗争中,任何人不能推卸责任,任何人都不能否定责任。需要团结。需要相互帮助。因此,德国根据一项4年方案专门拨出1亿6千6百万马克,以帮助毒品生产和过境国培训和咨询服务。在32个国家,来自联邦刑警办事处的联络官正支持打击毒品和有组织犯罪的斗争。

在发展-合作部门,我们也使各项活动适应打击毒品斗争。在原产国,我们只有向农民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法,才能停止种植精神作物。自1990年以来,我们为此类方案拨款大约4亿马克。

使毒品贸易兴旺发达的是巨额利润。毒品巨头千方百计地清洗他们的不义之财。自1992年以来,洗钱在德国是一种应受惩罚的违法行为,并为打击这一活动采取了广泛的司法和行政措施。只有没收贩毒者及其同伙的财产,才能给予贩毒集团以决定性打击。

不幸的是,仍有许多国家至今没有加入1988年《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维也纳公约》,或者没有充分执行该公约。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在这一领域,在有效区域一级协调关于毒品政策正取得良好进展。我们欢迎5个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联合声明。

大会本届特别会议必须明确地显示我们的力量。我们将不放弃这场斗争。我们必须与预防结成新的联盟作为我们的目标。提高认识是最要紧的。每个人:父母、教育者、政治家和新闻媒介发挥作用。不能轻视毒品及其造成的危害,它们不是现代生活方式的象征。偷偷地诱惑,其中藏有危险。为了与毒品有害影响作斗争,我们需要鼓励对生活持积极的、负责的和热心的态

度,我们需要在我们帮助的国家鼓励一项替代发展政策。我们的年轻人将使贩毒者的毒品针头变成多余的价值观念和观点。

一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那些吸毒上瘾者需要团结和需要帮助。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单独与吸毒上瘾作斗争。我们必须帮助他们找到恢复正常生活的方法。预防、关心、支持和康复必须结合起来。

本届特别会议进一步令人印象深刻地证明了打击毒品的国际战略。我们大家作出新的政治承诺只有通过不曲不挠的、充满激情的斗争,我们才能挽救那些受贩毒者支配的人并防止其他人开始吸毒。

“不给毒品任何权力!”这是德国新闻媒介和体育组织在反毒品运动中的口号。它必须成为我们全世界打击毒品斗争的口号。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越南副外长Pham Gia Khiem先生阁下发言。

Pham Gia Khiem 先生(越南)(以英语发言): 大会本届特别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并且是在世纪交替之前对人类重大贡献,在这里,联合国会员国领导人将共同重申他们的共同意志和决心,与人类面临的巨大危险—即毒品生产、贩运和滥用作斗争,这一社会弊病、加上艾滋病毒/艾滋病、贫困和环境恶化正损害一些人口群体尤其是年轻人的士气和健康;正破坏许多国家的稳定;正在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

我们要衷心感谢麻醉药品委员会挑选了最重要的问题供本届会议审议。减少毒品需求尤其是需要作出全球努力的关键问题。

作为一个必须集中努力解决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贫穷国家,越南正不断地充分重视非法药物的预防和控制。

我国宪法规定:

“严格禁止非法生产、贩运、分销、储藏和使用鸦片和其他麻醉药物”。

我国政府设立了由副总理领导的国家预防和管制药物委员会。

由于有坚定的决心并采取了严厉措施,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尽管是初步的结果。与1980年代相比,

罂粟种植减少了 80%。贩毒者被判定犯有严重罪行。我国法律制度、尤其是刑事法典作了必要的修改和修正,以加强管制毒品的效力。许多吸毒者正在家里和康复中心得到治疗。对非法药物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公开谴责扩大了。

越南政府极度重视同各国及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和国际刑事警察组织等组织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越南加入了有关毒品预防和管制的 1961 年、1971 年和 1988 年的国际公约,并与很多国家尤其是区域国家展开了合作。我们正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有关毒品预防和管制的合作努力,我们签署了有关毒品管制的东亚次区域协定,并正根据理解备忘录执行各种项目。我们同老挝、俄罗斯和美国正举行有关双边合作协定的会谈;并已经同加拿大、澳大利亚、联合王国和德国定期进行情报交流。

然而,越南由于其地理特征、其漫长和难以控制的边界、其与金三角的接近及它正在扩大的贸易和旅游业,很容易被国际毒品贩子当作过境点。同时,我们的毒品管制部队由于缺乏经验和设施,在其工作中遇到艰巨的困难。因此,越南需要援助,并愿意在我们的共同斗争中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

我们从我们的毒品预防和管制活动的经验中,吸取了如下教训:

第一,我们需要提高从各级领导到每个公民的所有人对与毒品有关危险的意识,以促成控制和对付这些危险的共同决心。

第二,我们需要加强预防性办法,充分发挥人们的自我意识并调动他们成为毒品预防和管制努力中的参与者,家庭在这一努力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我们需要扩大与其他国家,尤其是邻国之间的合作,为这场斗争制订一项整体和全面的计划。

我们渴望为我们打击毒品的罪恶的共同斗争的成功作出贡献,谨提出下列建议。

第一,联合国应加强其在各区域和次区域执行国际毒品管制方案中的作用,并扩大国家间情报与经验的交流,优先注重具有相似特点的国家集团。

第二,像世界银行和各区域银行这类国际金融机构,应设计出旨在帮助特别是发展不足的国家整体项目和方案,全面地处理毒品和艾滋病/艾滋病毒预防和控制及减轻贫困等问题。

越南政府完全赞同摆在特别大会面前的《政治宣言》草案,我们认为,我们面前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把在本届会议上所表示的决心变为具体行动。越南将为我们打击非法毒品的共同斗争的成功,为越南人民及全世界国际大家庭的未来与幸福而竭尽全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越南副总理的发言。我现在请阿尔及利亚内政、地方行政及环境部长 Mostefa Benmansour 先生阁下发言。

Benmansour 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我要就阿巴查先生的逝世,而向兄弟国家尼日利亚代表团表达悼唁,我们在此困难时刻深表同情。

在《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缔结十年之后,大会决定召开本届打击毒品特别会议。该决定无疑旨在表明国际社会承诺采取全面和多方面的行动,以对付这种灾祸及其危险影响,它们确实是对大多数国家经济和社会平衡的潜在威胁。

任何国家都无法对这种毁灭性的灾祸感到安全,任何人都无法否认这一现象的危险,它的目标是一个国家生命力,尤其是青年人。它破坏我们的社会结构并动摇社会基础。它最终通过清洗从生产部门转来的外国大量金钱而危害各国的经济发展。

除各国的具体情况之外,似乎我们对该现象的共同理解还必须包括经济和社会环境,这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即毒品需求和供应是在这种环境中发展的。阿尔及利亚地处非洲、地中海和中东的交叉路口,其社会价值使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免于成为毒品的生产国或主要消费国,然而却感到已卷入毒品贩运现象,这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以及它漫长的陆地和海上边界。因此,它是大量毒品的有利过境运输通道,其中一些毒品则留下来在当地消费掉。

实际上,根据我们的调查,被没收的毒品的 75% 只是通过我国领土。阿尔及利亚境内本地的消费和非法毒品贩运仍基本上涉及更自然的毒品。然而,已注意到精神药物使用的日益增加,更严重的是,最近在欧洲扫除恐怖主义集团的范畴内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毒品灾祸与通过武器和毒品贩运所涉及的越界网络而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之间,无可否认存在着联系。

实际上,主要由于通过这一活动所获得的大量直接利润,而让恐怖主义活动把毒品贩运当作为其犯罪活动提供充足资金的来源。因此,阿尔及利亚再次呼吁通过监督犯罪帮派的越界活动、各专门机构之间交换情报以及成立联合专家小组而展开有效和有组织的国际合作。

阿尔及利亚谨忆及,由于恐怖主义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全球性挑战,因此,不能采取看它在哪儿发生或者是针对谁的这种选择性的作法来对付它。

面对毒品祸害,我国公共当局已部署加强了预防、遏制和镇压的措施,我们成立了国家委员会打击毒品和滥用毒品,我们还制订了一项全国计划,由我们国内所有有关机构以及所有政府组织参加执行,并由打击毒品和滥用毒品的全国性机构予以协调。

预防基本上意味着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青年,更认识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作出重要贡献的媒体的帮助。关于阻遏,我们正集中力量通过拨出更多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加强对边界的监视。这些大规模努力将得益于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禁毒署)给予的支持和扩充。

此外,关于维护和促进健康的法律以及刑法和海关、邮政和电信的某些法律对毒品贩运者规定了严厉惩罚。为进行调适,司法部正试图进行关于非法毒品贩运立法的重大改革,使其与阿尔及利亚作为一方的国际公约相一致。

我们阿尔及利亚完全知道只有国家努力,无论多么坚决,都不能制止这一不分国界的祸害,因此,阿尔及利亚和其邻国中的一些国家以及地中海北部各国在双边协定的框架内制订了合作、和谐和交换信息的机制,以其防止毒品走私和贩运。

大会通过在十分高的级别上再次就这一问题,意图不仅是重申——虽然是以更大的信念和决心重申——已为深受这一祸害的漫延所困扰的国际社会所熟知的信念。

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是因为人们日益认识到毒品祸害规模之大及其破坏性后果。在这一领域——正如在其他许多领域——有效的国际合作应基于三个关键因素:各国的政治意愿、对该问题采取全球性作法,以及拨出足够资源处理其内在根源。

我们在本届特别会议上听到的发言证明了存在着那种政治意愿并反映了对这一祸害必须采取全球性作法。现在我们必须在一项真正行动计划的基础上坚决地共同行动,这一计划是基于责任分担,其目标是本着团结精神协调行动。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消灭构成对我们各国的幸福、稳定和安全的现实威胁的这一祸害的具体措施。

阿尔及利亚谨在这里重申,它决心为使这一代人和子孙后代免遭危害各国人民安全和人类文明价值的这一祸害和跨国危险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阿尔及利亚内政、地方行政及环境部长的讲话。

现在我请肯尼亚国务部长 Marsden Madoka 阁下讲话。

Modoka 先生(肯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代表肯尼亚代表团谨感谢联合国国际毒品管制规划署组织这一及时和关键的会议,评审我们对付日益升级的毒品问题的努力。的确,贩运和滥用毒品已成为全球问题,在生活所有领域造成深远和毁灭性的后果。

肯尼亚的毒品其实同其他国家并无不同。不幸的是肯尼亚已成为诸如海洛因等毒品的过境点,其始发地为亚洲次大陆,目的地为欧洲和美国。此外,可卡因、安眠通和通称印度大麻脂的大麻树脂也通过肯尼亚运往世界各地。使得局面变得更加严重的是肯尼亚同毒品出产国的相对战略地理位置及其有效的通讯网络。肯尼亚广泛种植大麻,这是在我国最普遍被滥用的毒品。铲除大麻对肯尼亚构成巨大挑战,政府十分认真看待此事。

我们出席这一会议表明我们承诺审查对有效管制世界上贩运和滥用毒品的政策和战略。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支持 1998 年 3 月非洲统一组织在肯尼亚的内罗毕的一次会议上由非洲专家们制订的关于管制毒品的非洲共同立场。

在国家一级,我们除其他外采取以下措施处理有关毒品问题。

第一,我们设立了禁毒股;第二,我们设立一个常设部级毒品协调委员会来和谐、监测和评估我国所有毒品管制措施;以及第三,在 1997 年我们设立了一个全国犯罪研究中心。

我们还制订了 1994 年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管制法,其中吸收了联合国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各种条款。我们还批准了 1961 年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和 1988 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目前我们正致力于批准 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

在次区域一级,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等东非国家正在药物管制领域进行密切合作。由于这种合作,次区域各国的逮捕和毒品缴获数目均有所增加。成员国还起草了一项打击区域内毒品贩运的议定书,预计将

于今年某个时候签署。另外,肯尼亚还是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东部和南部非洲 19 国电讯站和东部非洲 10 国次区域局的东道国。

经验证明,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在其边界内成功控制毒品威胁。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里聚汇一堂,对我们缉毒斗争的合作和努力情况进行审查。毫无疑问,国际社会在同毒品作斗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仍有许多工作要做。在这方面,必须确保给缉毒执法和减少需求活动提供充足资源。另外,我国代表团建议国际刑警组织从事更多的业务活动,以便协调打击国际毒品集团的行动,并确保亡命者在世界各地均不享有任何程度的保护或起诉豁免。

最后,我愿重申,必须在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取缔供应和减少需求合作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国际社会只有通过这种合作才能成功地从世界上铲除毒品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肯尼亚国务部长所作的发言。

我现在请白俄罗斯首席检查官 Oleg Bozhelko 先生阁下发言。

Bozhelko 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白俄罗斯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友好邻国乌克兰这个在包括同麻醉药物作斗争在内各领域都同白俄罗斯密切合作的国家的代表——担任大会本届特别会议主席。我们相信,本届会议将在你干练的指导下取得成功并卓有成效。

就世界毒品问题召开这样的高级别论坛突出表明了国际社会对非法贩毒不断扩大的规模、复杂性和社会威胁深感关切。这个现象同国际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一起都已被正确地确定为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新类型跨国威胁。人们欣慰地注意到,本大会堂在座各位所代表的所有国家都对这个问题的紧迫性和相关性予以承认。

白俄罗斯完全支持联合国对打击非法药物制造和贩运这个联合国今后几年的优先活动之一所采取的建设性全球办法。

白俄罗斯位于欧洲的中心,贩卖麻醉药品的消极影响也未使它幸免于难。我国的有利位置使它成为贩运非法药品的十字路口。白俄罗斯执法当局每年都挫败几十起过境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企图,并遏制几千例同非法贩运毒品有关的罪行。一些地方犯罪

集团也参与了国际贩运麻醉药物活动。向共和国输入并企图分销大量鸦片、海洛因和其他强力麻醉药品已成为一种危险的趋势。

滥用药物的社会危险也在增加。我国一千万人口中已有大约 4 000 名吸毒成瘾者登记在案。在过去五年中,吸毒成瘾者和醉酒者的犯罪数目增加了十倍。滥用毒品同切尔诺贝利灾难和有关生态问题的破坏性后果一起,成为对我国人口健康的真正威胁,破坏基因库并危及国家的未来。

白俄罗斯在重申致力于履行其国际义务同时,正在为制止非法贩运毒品作出重大努力。根据一项总统法令,我国成立了预防犯罪和滥用药物问题机构间委员会。而且还通过了一项控制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和防止药物滥用的国家政策。一项打击非法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活动的全面措施方案已得到核可,为期三年。

白俄罗斯国家立法正在同国际法各项准则和原则进行协调。已经制定了合法药物流通的严格程序。为非法药物贩运有关罪行和未成年人参与毒品犯罪制定的负责制度得到了大大加强。滥用毒品者的医疗和社会康复场所和程序都得到依法管理。目前正在根据国际准则和标准调整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分类。

另外,目前正在实施一系列组织措施。国家对国际公约清单和图表所列植物、物质和药品的种植、制造、分销和使用的管制都得到加强。药物滥用治疗方面的科学研究得到了扩大,目前正在建立有专门针对青少年和青年工作部门的戒毒机构。吸毒成瘾者的治疗和康复正在改善。

目前正在给予预防非法吸食麻醉药品的工作同样注意。为此,正在培训专家,已确定易滥用毒品群体,并采取相应预防措施。为解释滥用毒品的威胁还发起了大众媒介宣传运动。

白俄罗斯相信只有联合努力才能克服麻醉品危险,因此不断扩大同毒品管制领域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多边和双边互动。在政府间和部际两级,白俄罗斯同邻国和一些西欧和中东国家已签署并正在执行各项反犯罪和反贩毒协定。目前正在同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和其他邻国执法当局合作,成功执行取缔毒品走私的联合行动。

白俄罗斯参加了有关毒品管制的的所有重要国际公约。我们敦促尚未加入的国家加入并充分执行这些公约。

我国非常赞赏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这个在打击麻醉药品方面协调各国努力和进行国际合作的独立国际机构所从事的活动。我们支持在此领域加强联合国能力的各项提案。

白俄罗斯代表团通过支持共同努力制定、并将在本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最后文件草案及其中确定的各项承诺和时间安排。白俄罗斯打算将这些文件的多项规定列入其国家药物管制方案,并利用它们改善其国家立法。同时,我们认为,应该通过积极的国际援助加强国家努力。白俄罗斯代表团相信,本届特别会议的决定将重新推动我们旨在铲除麻醉品灾祸的共同努力。

主席先生(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白俄罗斯司法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博茨瓦纳卫生部长、尊敬的查普森·布塔莱阁下发言。

布塔莱先生(博茨瓦纳)(以英语发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分销以及有关的国际罪行是我们时代的世界性祸害之一。它不承认任何国家边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足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除一些很少的特殊例子外,迄今所采取解决办法效果不大。

因此,绝对有必要切断输送毒品的渠道,这些渠道使种植毒品作物的国家的生产情况与需求这些作物的成品的国家的消费习惯连结进来。出于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次特别会议是非常适时的。我热诚希望,在本届会议结束时,我们将能产生一种有力地处理这个威胁到我们各国社会的结构和我们各国的安全的国际祸害的新设想和做法。

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样的看法:需要一项全面、多边和多部门的做法,这种做法要考虑到毒品的生产、贩运和使用所造成的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我们还同意以下看法:本次会议所产生的战略应重视公众的积极参与,以确保对各国毒品管制活动的广泛支持。

博茨瓦纳建立了国家一级的机制,这将通过促进实施针对毒品贩运和有关活动的毒品管制条约;通过支持在大会第17次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第S-17/2号决议;以及通过实施在《全球行动纲领》中规定的某些活动来与国际社会一道对付非法毒品贩运和使用的能力。

博茨瓦纳已加入了以下针对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联合国公约: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的

《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的《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博茨瓦纳决心使其领土不再被用作运往国际市场的毒品的通道并没收那些进行非法毒品贩运的人从他们的犯罪活动中获得的收入。为此目的,1992年的《毒品和有关物质法案》的通过和实施旨在防止、禁止并最终消灭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供应和分销。该法案规定由国家收缴用于或准备用于非法毒品贩运的财产和由此获得的收入。不久将审查这一法案,以加强对前质物的管制。

卫生部通过药品管理股维持一个进口和分销许可证制度,防止将用于合法目的的麻醉品、精神药物和具体化学物质转用于非法目的。

仍有一些工作需要做,以设立一个全国委员会来监测产生于《全球行动纲领》的活动并促进社区参与。同时,正在各社区和学校中举行关于预防犯罪和毒品滥用的讨论会,以有助于减少对非法药品的需求。

为加强国际合作的有效性进行了以下活动。

首先,现有关于提供和获得关于犯罪问题,包括毒品贩运的国际协助的1990年第20号《刑事问题互助法案》。

第二,通过了1990年第18号《引渡法》,其中规定引渡被指控在其他国家司法管辖范围内犯罪或被定罪的人。

第三,博茨瓦纳作为一个成员国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国家签署了一个关于在该区域范围内禁止非法毒品贩运的议定书。该议定书呼吁成员国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加强立法;互助;执法;对付腐化和洗钱;促进需求的减少、治疗和康复;消灭非法作物;以及促进可耕农业、培训和研究。

第四,区域警察机构目前合作采取联合行动,以禁止非法越界毒品贩运。

1990年第19号《严重罪行收入法》涉及了洗钱。该法令使被判定犯有严重罪行、包括毒品贩运的人不能得到从这种罪行中获得的收益或好处。

1994年的第13号《腐化和经济犯罪法》规定建立一个关于腐化和经济犯罪问题的理事会,作了关于预防腐化的全面规定,并授权理事会调查涉嫌腐化和经济犯罪的案件。

该理事会已加大力度以对付腐化在我国的任何表现,包括毒品贩运和洗钱。它在对付国内的腐化和经济犯罪方面有很可观的成功,我们的内在的能力使我国在对付与毒品贩运和吸毒有关的腐化方面处于比较强有力的地位。

博茨瓦纳赞赏国际社会对它对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成员国的支持,并呼吁继续提供支持,以实现南部非洲共同体禁止贩毒议定书和南部非洲共同体 1998-2002 年区域毒品管制工作方案的目标,后者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区域能力建立和协调;第二,国家能力建立和协调;第三,法律发展;第四,减少供应;第五,减少需求;以及第六,非法毒品和艾滋病。

综上所述,博茨瓦纳欢迎召开这次特别会议。它无疑将进一步在国家和国际一级改善我们的能力,以有效地向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供应和分销作战。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们在实施《全球行动纲领》的这些活动方面的承诺和决心不亚于任何国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博茨瓦纳卫生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匈牙利福利部长、匈牙利反毒品政府间委员会共同主席米哈伊·克凯尼先生阁下发言。

克凯尼先生(匈牙利)(以英语发言):我向所有那些作出不懈努力以使我们能够成功筹备和召开这次大会特别会议的人表示祝贺,这次会议为克服世界毒品问题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我还想表示同意联合王国副首相的发言,他代表欧洲联盟及其联系国发言。

打击麻醉药品祸害是我们各国的一项最艰巨的任务。当代世界的人和社会受到非法毒品的生产、贩运和滥用的危害空前严重。毒品的威胁无所不在:在穷国和富国,在大城市和小村落,在少年和成年中。它们的危害渗透到社会边缘的社区和一些成功的个人,它们破坏民主机构。在匈牙利所处地区,近年来我们看到所谓“巴尔干路线”的非法贩运路线不断变动,看到毒品贩运分子的分销网络的运作越来越老练,并看到新的合成药物的出现和发展,对青年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危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曾说,战争太重要,不能就交给军方去管。如果我可以把这句话用在与现在正在进行的反毒战争上,我要说,光有医学知识和勇气还不足以赢得同毒品现象作斗争的胜利。我们

需要的是社会所有各阶层的广泛联盟,需要一项组织有效、全面和连贯的国家政策,以及大规模的国际合作。

匈牙利已加入所有与毒品问题有关的联合国公约,并使我国的国家立法符合这些国际文书的规定。它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药物管制署)和国际麻醉品管制局密切合作。我们同大家一起呼吁那些还没有加入这些公约的会员国,批准或加入或充分执行这些公约。匈牙利反对放松对软性毒品或海洛因分销技术管制的任何企图,并继续反对使任何非法毒品合法化。这样做不仅违背联合国公约的精神,而且会对针对青年的反毒教育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匈牙利国内采取的加强与反毒有关国家执法机构能力的措施已经取得进展。查获的海洛因、大麻和合成毒品数量大大增加。加强司法、警察与海关当局之间合作的努力在继续,进而缩小了非法生产、贩运和洗钱的可能性。

减少需求的活动受到更大的重视。我国正在认真努力,提高公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毒品的危险的认识,鼓励和促进有助于一种没有毒品的生活方式的少年行为。尽管争取了所有这些措施,毒品销售量继续增加,特别是软性毒品与合成毒品。极为悲惨的后果是,去年,匈牙利因为滥用毒品而死了 47 人。

在对匈牙利国内的毒品情况作了一次充分的审查后,我国总理办公室内设立了一个缉毒协调委员会。通过这一高级政府机构的有效运作,我们希望改进机构间的协调,促进全面有效地执行一项打击滥用毒品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的出发点是一项全面、多部门的方针,平衡地重视减少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我国强烈认为,根据蓬皮杜小组的活动和与即将召开的第五次国际增进健康会议有关的最近墨西哥倡议,必须有一个整体的公共卫生设想和全面行动减少对一切上瘾药物的消费,才能成功地打击毒品的威胁。

匈牙利赞赏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署的活动,以及它作为一个国际合作的全球论坛所起的杰出作用。匈牙利的反毒政策确实从药物管制署提供的专业、司法和技术援助得到帮助。我们也仍然承诺继续参加由我国共同参加拟订的次区域合作方案。我们欢迎药物管制署有关根除和大量减少非法作物的倡议。如有一项综合的全球方针的补充,其中包括一项替代发展方案,这项努力将能产生效果。我们高度珍惜最近秘书长改革措施的初步步骤,以改进负责毒品管制工作的联合国各机构的现行结构与职能。

自从1990年举行上届有关毒品问题的联合国特别会议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国际社会还必须认识到,如要进一步实现建设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的目标,就需要一个更加有力的承诺,一个更加注重结果的行动。特别会议将要通过的《政治宣言》和其他文件仍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起重要作用。就我国而言,匈牙利将为达到这一目的不懈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匈牙利福利部部长兼匈牙利打击毒品政府间委员会联合主席的发言。

我现在请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药物管制和监督老挝全国委员会主席 Soubanh Srithirath 先生阁下发言。

Srithirath 先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手连手,肩并肩,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上审查世界毒品问题,审议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本着分担责任,相互信任与合作的精神,处理这一威胁,充分顾及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毒品问题继续是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它影响所有国家社会的各阶层,它特别危害年青人——一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的健康、发展与福祉。

众所周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一个生产和过境国,是臭名昭著的“金三角”地区的一部分。但是必须指出,毒品问题在我国的发展演变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几百年来,有些少数民族一直小规模生产鸦片,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根据以往对鸦片调查,生产鸦片的大多数是生活在高山地区的老挝人,他们生活在偏远的山区,几乎没有或得不到市场或卫生与教育服务。多数情况下,他们种植鸦片是出于地理位置和经济的需要,以维持粮食安全和获得少量的家庭收入。关于在老挝境内的毒品贩运活动,这种非法活动看来规模较小。较大规模的贩运活动似乎相当分散,可能使用一些不同的贩运路线。虽然海洛因毒瘾似乎还没有明显的对社会构成立即的威胁,但是,海洛因或安非他明的渗透已在国内取得相当的地盘,因为老挝常被用来作为过境路线,而且是一个毒品生产药厂和其他生产材料进出口的方便地方。

鉴于这一可能损害其人民福祉的令人忧虑的局势,老挝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以处理这一正出现的问题。尽管缺乏财政支持、设备和经验,我国执法人员尽力履行其职责。结果是,一些毒品提炼场被拆除,一些国家和国

际非法药物生产者和贩毒者被逮捕。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成功来自于同邻国执法人员的良好合作。

深信执行替代发展项目是减少罂粟生产的主要手段,从而提供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上可行的替代因素种植的方法,老挝政府于1990年代初决定采取根本措施以制定和执行一项全面的药物管制政策。为此目的设立了国家药物管制和监督委员会以及反精神药品局。1994年,还批准了一项被称为总体计划的国家药物管制计划。面临新的挑战,老挝政府目前正修订该总体计划。该计划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体制建设、减少需求与供应、禁止非法贩运及相关罪行。今年二月,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规划署)的协作下,我们在这一方面采取了另一项重要步骤,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11个南方省份进行了一项新的国家因素生产和消费调查,作为1992年和1996年调查的后续行动。这项工作显然将为今后筹划和监测与毒品相关的项目奠定牢固基础。事实上,罂粟生产的总产量1997年大约为126吨,少于1996年的140吨数字。

在这一方面,我要表示支持药物规划署为在今后十年处理非法种植罂粟和古柯问题而提出的创新的战略。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阐述了本国国家战略,该战略将变成省方案、执行替代发展和减少需求项目以及微观项目的基本指导方针。这项与药物管制署协作下制定的国家战略将从1998年至2008年的十年期间得到执行。执行该战略所需要的资金估计为8100万美元。鉴于本地区经济下降和我们自己的财政困难,没有来自国际捐助者的一些援助,大部分这些项目不能实施。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和组织将适当地考虑这一呼吁。

在执法领域,我国经过修订的刑法典规定对贩毒实行更加严厉的惩罚——无期徒刑,并规定了禁止罂粟生产的普遍原则。反麻醉药品局是主要的、协调性的缉毒机构。四个此类省机构已经到位,六个可望于1999年底设立。将在不远的未来作出关于化学先质和洗钱的法律规定。

在国际合作领域,我们在最近时期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批准了1961年《关于麻醉药品单一公约》和1971年《关于精神药物公约》。同样,老挝政府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批准1988年《联合国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公约》。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同柬埔寨、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泰国、越南和药物管制署一起是东南亚备忘录的签署国。老挝政府还签署了关于同缅甸、古巴和菲律宾政府合作打击非法贩毒活动的

双边协议。在今年3月,我们首次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了麻醉药品委员会届会。

打击滥用药物的斗争要求我们大家在双边、分地区、地区和双边一级的强有力和有效合作。我们非常高兴地注意到,大会将通过的政治宣言草案和行动计划草案重申国际社会克服世界毒品问题的坚定决心和承诺,更重要的是,政治宣言草案和行动计划草案确定了预定日期。作为一个生产和过境国,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将继续与药物规划署和所有友好国家密切合作,以便实现这些提出的目标。本着这一精神,我祝愿本届特别会议取得辉煌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副外长的发言。

我请马来西亚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Mohamad Tajol Rosli Mohamad Ghazali 先生阁下发言。

Tajol Rosli 先生(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 毫无疑问,出席本届特别会议的所有国家政府承认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和规模。鉴于毒品问题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马来西亚继续认为毒品问题是对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因此,我们致力于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与毒品问题作斗争。我们将同其他国家一起加倍努力并继续进行国际对话。我们将继续执行严厉的反毒品法律。我们正认真采取预防和康复措施。

通过减少供应来消除毒品灾祸的努力应得到加强并继续下去。然而,减少需求也是同样重要的。必须采取一个平衡的方法,以便使所有国家、区域和国际努力获得成功。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的是,在本届特别会议上就也必须处理需求问题取得了协商一致意见。大会通过关于减少需求的指导原则的宣言草案将是这一国际努力中的重要里程碑。我们对此表示充分支持。

马来西亚非常严肃地考虑药品管制的预防方面。我们知道预防是费用昂贵的。它常常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取得结果。马来西亚政府在其打击毒品罪恶的国家战略中最优先注重预防毒品的教育。预防计划需要早早开始,从学前一级起,在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各级逐步加以执行。我们认为,有效的毒品教育应是积累性的和全面性的。

马来西亚政府已展开进一步扩展我们在2023年之前建立一个无毒品国家的设想的进程,它涉及一个25年的时间表。正在制定各项方案和战略,包括一项全面的减少需求方案,它从家庭这一最小的单位开始,扩展到

学校、工作场所、乡村社区、各个区和邦、以及最终到整个国家。我们设想在2023年之前,将在全国出现不用毒品的整整一代人。诚然,这是一个大胆设想。然而,我们确信它是可以实现的,我们决心予以实现。

在区域一级,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设想是实现没有生产、加工、贩运和使用非法药品的东南亚。这是东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1997年12月于吉隆坡举行的东盟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上通过的“东盟2020年设想”的一部分。预计东盟各国部长将在1998年7月的东盟第三十一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一项有关建立没有毒品的东盟的联合宣言,它将强调东盟在下一世纪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现象的决心。

马来西亚重申它最充分地支持各国之间在打击贩运非法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方面的相互法律援助。马来西亚刑事司法制度内目前有充分的法律规定,来处理与引渡和刑事诉讼程序有关的问题,同1988年的联合国公约颇为吻合。在区域一级则有各会员国之间更大范围和更高级别的合作。目前还有一些诸如东盟国家警察部队联盟这类论坛,为我们分享经验和开展合作提供了舞台。

在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方面,毒瘾者和毒品依赖者的治疗和康复,同执法一道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马来西亚愿试用包括解毒在内的一切已知治疗和康复方法,并在康复过程中考虑各种另类方法。

那些从非法毒品贩运中获益者,必须懂得全世界的各国政府不会让他们轻易享用其不义之财。正在本届会议上审议的有关打击洗钱活动的《政治宣言》,同《1988年联合国公约》题为“没收”的第5条一道,将成为打击这些毒品贩子的十分有力的工具。马来西亚目前有一项关于没收从毒品贩运的不正当收益中获得的资产的法律。在这方面,我们一贯准备同其它国家政府合作,在各自法律制度框架内追踪、冻结和没收毒品贩子的资产。

马来西亚欢迎并充分支持联合国关于制定一项打击制造、贩运和滥用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及其先质的行动计划的倡议。必须立即采取步骤以制止这种药物的生产并防止其泛滥使用。马来西亚实际上已通过议会最近通过对《危险药品法》的修正案而把贩运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定为死罪。

我们同其他人一道,感谢皮诺·阿拉基先生积极领导了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我们强烈地感到,药品管制署应拥有充分的资源。各会员国应向药品管制

署慷慨捐款。同样重要的是,各项捐款不应与任何政治或其他条件联在一起。我们这些会员国毕竟同意承认联合国的毒品问题机构并成立药品管制署。我们必须让它有效率和有实效地运作。

我谨再次重申,马来西亚致力于处理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的各个方面的国际努力。我们希望,本届特别会议的成功结局将振奋各国政府的集体意志和决心,以进一步进行必要努力并提供适当的资源,来应付我们目前和在下一世纪所面临的挑战。需要作出困难的抉择,但我们都负有作出这种抉择以及在必要时采取更严厉措施的政治和道德义务。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哈萨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Maratkali Nukenov 先生阁下发言。

Nukenov 先生(哈萨克斯坦)(以俄语发言):大会本届会议是在毒瘾问题正无一例外地在世界各区域变得更加尖锐的背景下举行的。非法毒品贩运是有组织的犯罪的最危险表现之一,长期以来不仅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健康、生活和尊严、而且对各国政治稳定及全球安全构成威胁。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把打击非法毒品滥用和贩运现象看作是联合国最重要和有益的活动之一。

对中亚各国来说,毒品问题不能说是一个新的问题。它借容易获得毒品生产原料之便,在该区域存在已久。例如,在舒谷有野生的大麻,而在天山和帕米尔的山区则生长有草黄麻和罂粟。然而,该问题近年来已变得更为严峻,而我们各国尚未能对之作出充分反应。

人们不能不遗憾地注意到,哈萨克境内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的规模正逐年扩大。这一情况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所造成,例如立法不足——实际上立法已落后于新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要求——以及国家控制毒品滥用和毒品贩子的活动规模不断增长的资源不足。众所周知,这一局势是处于经济过渡期的各国的特点。

哈萨克斯坦地理位置的特点,致使国际毒品贩子对我国特别感兴趣。他们正与本地毒品贩子合作,例如来自东南亚而经中亚向西欧各国和美国的毒品走私,近年来大幅度增加。去年,在哈萨克境内没收的走私毒品量几乎是前六年总和的两倍。

哈萨克斯坦充分意识到毒品滥用和毒品贩运问题的严重后果,已把打击这些罪恶的斗争提高到国家高度

优先任务一级。因此,我国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已拟订了一项至 2030 年的国家发展战略,其中包括通过加紧打击毒瘾现象而为我国人民创立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优先任务。只是由于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即哈萨克斯坦新首都阿斯塔纳的启用典礼——我国总统才无法亲自参加大会本届特别会议的工作。

哈萨克斯坦反毒斗争正在通过根据管制毒品和先质问题基本联合国公约起草的政府特别方案进行。我们谋求加强国家执法机构并强调该领域国家机构工作的部门间协调。

中亚各国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承认有必要在共同危险面前联合力量,于 1996 年 5 月在塔什干签署了药物管制领域的谅解与合作备忘录,并通过了联合行动方案。执行行动方案的重要阶段是中亚外交部长 1998 年 1 月的阿拉木图会议,这次会议认真地评价了该区域新生毒品局势及改变这种局势的具体步骤。有关执行这些步骤的问题将是该区域首次毒品问题国际会议的注意重点,这次会议将于 10 月份在哈萨克斯坦举行。

非法分销毒品问题也是 1998 年 5 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的重点。这次会议通过了要求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合作打击走私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联合文件。

哈萨克斯坦同其它中亚国家一样,日益受到非法毒品国际生产者的控制。在这方面,我们认为需提请国际社会特别注意中亚区域。

哈萨克斯坦谋求扩大与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的合作。我们对旨在解决该区域毒品作物所造成问题的项目感兴趣,尤其是使用有效和有利环境的消除手段。这种项目的紧迫性在于哈萨克斯坦是世界毒品生产最大原材料基地之一:大麻、麻黄和罂粟生长总面积约为 120 万公顷。此外,未用于农业生产的约 850 000 公顷适合种植鸦片罂粟。

哈萨克斯坦充分支持药物管制署中亚区域新行动。在这些行动中,我们欢迎在阿富汗周围设立安全区以及加强国家边界的计划。

我借此机会,代表哈萨克斯坦总统和政府,感谢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兼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基先生于 1998 年 1 月富有成效地访问了我国并派遣联合国专家研究哈萨克斯坦毒品局势并在拟订长期总体计划及其随后落实方面提供实际援助。

哈萨克斯坦具有发达的药物和化学工业,我国政府将尽力与药物管制署合作,对中亚及其以外地区药物和先质贸易实行适当管制。

解决世界毒品问题的行动必须联合进行,并要求共同责任。主要问题也许仍然是减少毒品需求问题。各国需要与家庭和教育机构进行更为深入和严肃的合作,为儿童和青年组织课外活动,使后代在幼年期尽早获得不受毒品诱惑的免疫力并不动声色地拒绝毒品,从而在社会上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

非法种植毒品作物,洗毒品钱,分销安非他明类兴奋剂和非法贩运先质所造成的问题,以及替代作物发展的前景,必须在国际一级加以解决。

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确定克服全世界毒品问题战略的最后文件一定会作出宝贵贡献,促进消除这个威胁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并增强世界范围国际合作的效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哈萨克斯坦国际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的发言。

我现在请俄罗斯联邦副外交部长尤里·乌沙科夫先生阁下发言。

乌沙科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滥用毒品问题可能自出现人类便存在了。然而在第三个千年前夕,它成为只能通过整个国际社会协调和有效努力来对付的全球性挑战。

今天,麻醉药品不仅毁坏成百万人的健康,而且日趋严重的毒品威胁有时动摇社会和政府基础本身。毒品与轻重罪行联系在一起,并且不受限边界,渗透到各地并破坏整个区域的稳定。

国际社会的努力是否足以应付这个挑战?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该领域国际合作的效力?本届特别会议正应注重这些问题。雅克·希拉克总统呼吁对毒品威胁进行神圣战争似乎是十分适当的,而且我们充分赞同它。

打击毒品全球性努力的成功将主要取决于国家一级行动的效力。我们俄罗斯人十分理解这点,俄罗斯毒品问题近年来日趋严重。

我国约有 200 万人滥用毒品。吸毒者人数每年不断增加尤其令人关切。1990 年代初期增长率为 10-15%,而去年上升到 60%。秘密贩毒人数增多,从国外走私毒品迅速增加。俄罗斯处于毒品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主

要过境路线的十字路口。因此毒品首先打击我们,减缓毒品贸易对其它国家的压力。

俄罗斯领导人正在根据为此目的专门设计的联邦方案采取有力的社会、机构、医疗和法律措施。在 4 月份,符合国际标准的关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法律生效了。指定打击毒品犯罪的执法机构已经大大加强。吸毒者医疗和康复中心正在设立。反毒运动通过使用大众媒体和教育机构并向青年进行宣传已得到显著加强。所有这些活动都由一个政府专门委员会协调。

我们对于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框架内建立可靠反毒壁垒特别关切。我们积极参加了制定在 2000 年前在缔约国领土内打击有组织犯罪和其它危险罪行的联合措施国家间方案,该方案是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于 1996 年 5 月通过的。该方案载有专门反毒的一节。近年来,由于独联体执法机构联合进行大规模行动,便有国际联系的几百名毒品贩子处于困境。

滥用毒品现在达到在世界范围流行的程度,整个国际社会必须积极地打击它。任何国家都不得无动于衷,或者假装毒品问题与其无关。我们在俄罗斯和拉丁美洲、东南亚及世界其它区域一些国家反毒机构之间合作努力方面的经验表明,对于这种合作努力来说,距离不是障碍。务必打击毒品非法供应以及毒品非法需求。

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强调执法和惩处措施并不是非常有效。社会和医疗因素在解决毒品问题方面越来越重要。的确,我们除非在世界上创造拒绝毒品的普遍气氛,否则就几乎不可能希望在这个领域出现真正的积极变化。在这方面,广大群众,大众媒介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有人把毒品视为这一种“时尚”,这种趋势不断增长并令人震惊,缉毒运动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大为提高。

俄罗斯反对使毒品非医疗用途合法化的任何企图——不论它们是所谓的软毒品还是硬毒品——我们反对不再对使用毒品问题进行严格公开监督。

本届特别会议进一步表明,协调多边缉毒合作方面的主要作用属于联合国。我们相信,今天通过的《政治宣言》和其他文件将为进一步加强这个最重要领域的各项努力提供重要政治动力。制止合成毒品扩散、建立对贩运和限制的管制,鼓励替代发展、加强执法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打击洗钱——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首先集中努力的领域。

我们认为,联合国药物管制体制提高效率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秘书长为使其充满活力所采取的步骤完全符合这项目标,药物管制署新领导特别通过全球铲除非法毒品作物的大规模计划,重新推动其工作的明显意愿也是如此。

俄罗斯赞成同联合国的密切相互作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997年4月俄罗斯政府和药物管制署共同组织的莫斯科国际药物管制合作会议。必须把该会议的各项决定化为实际行动。

国际社会具有足够有效的业务管制行动法律机制。我这里指的是有关药物管制的三项基本公约。现在要做的是完成确保普遍加入这些文书的进程。我要从这个讲台再次要求尚未加入这几项公约的国家尽快加入这些公约。这是剥夺毒梟安全庇护所并创建统一缉毒战线的唯一方式。

本届会议是在“一个没有毒品的世界: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口号下召开的。我们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仍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俄罗斯准备这样做。我们将尽力帮助人类在21世纪前摆脱毒品祸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副部长所作的发言。

我请沙特阿拉伯内务部负责权利事务的助理副部长 Saleh Al-Shaikh 先生阁下发言。

Al-Shaikh 先生(沙特阿拉伯)(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愿代表我国代表团,同前几位发言者一样祝贺你当选本届会议主席。我还要祝贺主席团成员得到大家信任。最后,我要感谢你给我们提供发言机会,我祝你在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

副主席 Zacharakis 先生(希腊)主持会议。

我国政府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对近年来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并蔓延到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波及代表我们社会财富的年青人,感到非常关切。为此,我国政府从这个讲台上向所有爱好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发出迫切呼吁,以便那些尚未加入各项国际禁毒公约的国家采取措施,确保我们的各项努力取得成果。

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加入取缔麻醉品的国际公约和决定,以便保卫我们的儿童、年青人和今后世代,使他们可以有道德和有尊严地生活,从而免受破坏健康和破坏全人类的毒品祸害折磨。

各国为同毒品作斗争进行协调一致的努力,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因为联合国通过其各方案,特别是取缔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方案,正在作出重大努力,同这个祸害作斗争。因此,今天我们大家都应义不容辞地采取措施,促进执行取缔麻醉药品的各项协定和公约。另外,我们希望进行一项研究,对阻碍充分执行国际药物协定和公约的剩余障碍进行评估。以便使我们可以找出解决办法,确保特别在种植或制造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国家、以及被当作毒品过境或走私点的国家适用这些公约。

毫无疑问,这项努力将使打击非法生产、销售、需求、贩运和推销这些毒品和精神药物的国际合作和各项努力得到加强。它还将使我们能够制止贩运制造这些毒品的先质和化学产品,并将进一步加强旨在制止贩运先质和精神药物的各项措施。

我们还深感关切的是,世界某些区域因贫困和管制机制中足而使洗钱现象扩大。这样,这些钱的来源就仍然被隐藏了。我们还必须加强合作来根除非法作物、促进研制替代品以及鼓励这些国家加紧努力以消除毒品作物,用其他可赢利的作物予以取代。可在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的协助下进行这项工作。

在我们与毒品贩运、有组织犯罪以及非法贩运麻醉品和武器及犯下破坏国家安全的其他罪行的恐怖主义集团作斗争中,法律合作、加强立法和联合国系统内的协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和更重要。这些控制措施应包括交流关于毒品贩运、贩运者、过境、分发点和这个领域各种犯罪活动的专门知识和资料。

我国政府谨重申,我们都有责任制止毒品。邻国间的合作将能极大地加强我们的禁毒运动。此外,我国政府将决不会支持使任何毒品或其使用合法化的建议。这些建议违反我们的宗教教义、国际准则和惯例、以及人类的尊严和本性。

我谨赞扬联合国通过其禁毒方案已进行的工作。我们希望这项方案能与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方案相协调。

最后,我谨再次表示感谢,并希望将在全世界实现和平、安全与繁荣。我祝愿大会杜绝毒品和有关罪行的运动取得圆满成功。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沙特阿拉伯内务部主管权利事务的助理副部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团团长阿里·哈沙尼先生阁下发言。

哈沙尼先生(突尼斯)(以法语发言):近几年来,毒品问题的范围、全球化以及对个人和社会的严重影响已成为国际社会在今后必须面临的挑战。

国际卡特尔的形成以及运送大量毒品的网络增加使得与这种祸害进行斗争更加困难。国际毒品贩运牟取的暴利估计为每年几十亿美元,这些钱又注入合法的经济中——换句话说就是洗钱,这些威胁到每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我们难道还需要回顾毒品的贩运和滥用主要对家庭、工作地点和社会造成的往往是毁灭性的社会影响、及其对健康的有害影响吗?毒品滥用和贩运还造成经济损害,尤其是在就业、价格、税收、贸易和财政方面。

因此,我们面临的局势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正构成一种全球威胁,尤其是对许多南方国家,这些国家的立法和控制制度不健全妨碍了它们作出有效反应。我们惊讶地看到,尽管国际上日益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已建立了毒品管制公约的坚实法律框架,但国际上毒品贸易却仍然惊人地普遍。

我国突尼斯,同其他国家一样,致力于为打击一切形式的有组织犯罪而进行的国际合作,因此我们对举行这届特别会议表示欢迎。这届会议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重申它们有意志和决心通过采取一项根除这种祸害的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来共同面对毒品问题。这里我谨向协助筹备这届会议的所有人、特别是向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皮诺·阿拉奇先生及其同事们表示祝贺。

突尼斯再次呼吁进行多边合作来杜绝生产、贩运和使用毒品,重点是我们各国政府已准备好通过的《政治宣言》的各项规定。我谨特别回顾所有国家作出的坚定承诺,即履行它们根据 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承担的义务,并为此目的执行国家立法和战略。

在这方面,我谨强调突尼斯既不是生产国也不是使用国,但它认识到反对这种罪恶现象的斗争涉及所有国家,因而签署了《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品和精神药物公约》以及阿拉伯和非洲反对非法贩运这些产品的各种议定书、条约和行动计划。为此目的,我国已通过了重要的立法,把防止和制止犯罪列为优先事项。在这方面,我谨列举突尼斯 1992 年关于麻醉品的法令,这项

法令把这些产品的贩运者同使用者区分开来,并鼓励康复工作。该法令还惩罚清洗毒品钱,并载有专门旨在保护儿童和青年免遭这种祸害的规定。

本着同样的精神,一份 1996 年的文件建立并组织了全国麻醉品办事处,其任务是对与麻醉品、精神药物及先质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这个办事处还参与旨在减少吸毒成瘾的保健教育。它同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各部官员都有联系。

为了防止在医学目的之外使用这些药物,我们通过了一些准则来管制在保健所开给某些精神药物。此外,还采取了措施来帮助吸毒成瘾者,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本着这种精神,并为了更好地帮助吸毒成瘾者,将在一个温泉地区建立一种收容所式的国家机构。

应懂得,如果国际社会不以更严格的合作来作出同样的努力,在国家一级为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使用合理化而作出的努力将仍然是不够的。

因此我们认为,毒品现象的全球化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我们多边合作。我们认为,这一合作首先必须侧重摆在本届特别会议面前的宣言草案中的下列内容。

第一是承认在同滥用毒品所有各方面作斗争领域中存在的集体和共同的责任。

第二涉及富裕国家和联合国系统,特别是多边金融组织——持续努力,帮助生产国执行替代和可持续发展方案,以消除导致非法作物扩大耕作的根源之一。此外,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与协调是打击毒品问题的最佳办法之一。

第三项内容是加强多边、区域和双边合作,打击参与毒品活动的犯罪组织。这方面我们认为,1996 年 7 月在雅温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大会的三十二届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是协调和掌握非洲打击毒品活动的主要工具。因此,它应得到药物管制署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有关机构持续不断的支持。

我高兴地指出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在协调本次区域各国打击麻醉药品行动方面所起的突出的积极作用。

第四是大规模支持联合国,特别是各个药物管制机构,这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组织,它的作用对于我们打击滥

用毒品和毒品的非法生产及其有关犯罪活动的斗争至关重要。

我还希望本届会议的各项建议能变成具体行动。所有想要在下一千年头十年的时间内根除这一祸害的国家,都有义务执行这些建议。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卡塔尔代表团团长 Nasser Bin Hamad Al-Khalifa 先生阁下发言。

Al-Khalifa 先生(卡塔尔)(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祝贺主席当选领导这届重要会议和他使这届会议成功的值得称赞的努力。我相信他的智慧和他对这次会议的英明领导。我也必须感谢和赞扬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和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署执行主任及本届特别会议筹备机构主席皮诺·阿拉基先生。我感谢他们各位为使本届会议圆满成功所作的出色工作。

今天世界各国都面临下列事实。毒品及其非法贩运对国际社会构成破坏性极大的威胁,并且威胁着社会的根本安全及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近年来,毒品问题及其非法贩运可怕地增长,并且利用全球化现象——全球化现象是我们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明显特点——以及自由市场、开放边界和通讯发达。

地球村将成为数百万人的共同坟墓,这些人中既有滥用使人变成废物的药物,也有与推销这种药物的犯罪集团作斗争的受害者的家属或个人。这些犯罪集团所积累的资源已大大超过本组织内所代表的许多国家的资源。

毒品问题及其非法贩运威胁所有社会,不论富裕或贫穷,先进或比较落后。同它作斗争需要科学规划和所有国家在这方面的共同责任基础上的国际合作。在管制毒品和同毒品贩运及其背后势力作斗争时,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遵守一套行为准则。我们不能把某种只考虑到一些发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情况的观点强加于人。同毒品及其非法贩运作斗争是一个共同责任,需要生产国和消费国合作。没有需求就不会有供给。它们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相互依存,不能单方面解决。

同麻醉品作斗争将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紧密团结,积极合作。这必须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通过联合方案解决许多国家中的贫困问题;在这些国家中,贫困是促进麻醉品先质增加生产的原因,这是因为许

多天真的农民不知不觉地为这种可悲的买卖提供原材料。

我们呼吁各国毫不犹豫地欢迎和赞成摆在本届会议面前的所有各项决议草案和建议。

我们对后代的责任决定了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社会的青年免受这一破坏威胁的危害,特别是因为他们是未来发展的来源。我们卡塔尔充分认识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同麻醉品的祸害及其非法贩运作斗争的共同工作。因此我们已在国家一级采取下列步骤:

第一步是支持和发展一个禁毒部门,向它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通过国家和国际讲习班提供先进的培训,以及麻醉品管制所必要的设备。

第二步是制订科学方案,教育青年认识到麻醉品的严重危险。办法是通过大众印刷和视听媒体,举行讲习班和专题讨论会,出版小册子和传单,举办展览,说明毒品的危险,以及保护自己免受毒品危害的办法。

第三步是进行统计资料 and 实际调查,以便评估吸毒和贩毒以及造成这一问题的其他因素,以期寻求处理这一问题的必要解决方法。第四步是通过康复帮助吸毒者。

在区域和国际一级,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充分执行阿拉伯管理药物和精神药物战略并批准了打击药物和精神药物非法贩运的阿拉伯公约。卡塔尔是 1961 年《关于麻醉药品单一公约》、1971 年《关于精神药物公约》和 1988 年《联合国公约》的签署国。

我国政府在区域和国际一级热心参加关于管制药物的国际会议和信息交流。此外,卡塔尔国对那些涉及贩毒者严格执法,没收其房地产,并没收从此类非法贩运活动中获得的金钱。卡塔尔还采取了具体的银行和行政程序以防止洗钱,目前正制订一项特别法律以进一步管制并打击这一做法。

除了国家在这一方面采取的步骤外,民间社会也发挥作用。民间机构在传播关于药物风险和危险的信息方面发挥作用。我们还计划设立一个高级全国委员会,以统一控制和打击毒品和精神药物的国家努力。

卡塔尔国坚信进行国际合作以处理这一严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宣布完全支持联合国为根除非法作物所作的努力。卡塔尔国还支持将在本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宣言》和其他有关减少需求的文件,包括打击安非他命兴奋剂的《行动计划》和关于司法合作及打

击洗钱活动的案文。所有这些步骤将需要坚定的、创新的、合作的国际政治意志。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巴林代表团团长贾西姆·穆罕默德·布阿莱先生阁下发言。

布阿莱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吸毒现象和非法生产及贩毒被视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危险的现象之一。这个现象必须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因为它对我们的年轻人和我们社会的未来造成毁灭性影响。毒品破坏社会、毁掉人生、造成犯罪、阻碍经济和人类发展以及威胁全人类的健康和福祉。吸毒和贩毒现象并不仅仅涉及个别国家;它是一个世界现象,国际社会应该全面地对付它,以便根除这一现象。根除这一现象是一项共同责任,要求实施一项综合方案。这样一项方案应当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

在这一方面,当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努力协调联合国活动、执行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决议和制定一项对付毒品泛滥现象的战略时,巴林密切注意该规划署的发展和成就。

国际上与非法贩毒有关的犯罪活动不仅是对我们社会的威胁,而且还破坏我们的国家机构并违反法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技发展和进步,尤其是运输和通讯方面的发展和进步,非法毒品活动有所增长。此外,国际贸易自由化对毒品问题持续增加造成很大影响,贩毒已变成一种兴旺的贸易,产生巨额利润,因此,我们必须富有创新精神,在每一个相关领域寻求相互合作和协调的新方法,以打击这一灾祸,最重要的是制定更加有效的法律规定和特别措施,以使它们能够制止非法贩运活动。我们还必须加强空中和海上边境控制,改进边界巡逻工作,并加强海关、移民局和邮局的效力。

关于非法种植毒品作物问题,我们强调必须继续支持联合国支助替代作物的工作,这项工作在这一活动领域具有极大重要性。此外,我们欢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执行主任阿拉基先生提出的建议:向生产者提供社会服务,以换取放弃生产毒品作物,改种其他作物。

我们所有国家遭受吸毒和非法贩毒灾祸的影响。这造成了影响各国社会的消极后果:犯罪达到空前水平,暴力增加了,个人、家庭和社会生活遭到破坏,更不用说大量消耗本来可用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财政和人力资源。巴林坚信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便打击这一灾祸。

因此,各国必须在各级尽一切努力制止毒品生产和交易及其使用。减少需求方案应成为任何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还应当纳入这些方案,以便进一步加强所有有关机构之间的合作,以消除吸毒造成的不幸后果。为此目的,方案必须包括预防的所有方面,例如传播信息;提高认识以及提供意见、治疗和康复,以便使吸毒者重返社会。

巴林致力于避免消极地影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毒品危险,充分致力于打击这一灾祸,以防止它在我们社会蔓延,并保护我们的人力和经济资源。我国所有国家机构齐心协力,卫生部、内政部、新闻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经济部共同合作,以便消除这一现象。在这一方面,我们在精神病医院设有一个特别机构,作为治疗吸毒者的中央医疗咨询机构。卫生部颁布了一项法令,制止在这一机构外治疗这些病人,以便控制这一问题的范围并更好地评估其各个方面。

在国家一级,巴林已加入了各项打击毒品滥用现象的国际公约,最近的一项是《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这是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阿拉伯内政部长理事会框架内的阿拉伯合作之外的努力。巴林还参加了1990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减少毒品需求和打击可卡因威胁部长级首脑会议,此后巴林和联合王国之间签署了一项关于国际毒品走私问题的协议。

主席恢复主持会议。

这种联合努力促成毒品问题的大幅减轻,我们希望我们将成功地一劳永逸地消除这一问题。同时,我们希望国际合作将更有效率和更切实,以控制这一灾祸并最终彻底消灭之: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在呼吁进行国际合作时,希望这种合作将是非常切实的,因为毒品滥用和毒品贩运问题正日益恶化。这些问题及其受害者,目前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现象,似乎已失去控制,到了一些人已丧失控制该问题的一切希望的地步,更不用说战胜该问题了。然而有行动就不会有任何绝望,而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采取行动。这种灾祸威胁到我们的儿童和后代,威胁到我们的各个社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林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请圣马利诺代表团团长 Gian Nicola Filippi Balestra 先生阁下发言。

Balestra 先生(圣马利诺)(以英语发言):今天,我们世界各国政府的代表齐聚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重申

我们对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无毒品世界的承诺。圣马力诺共和国坚信:如果我们不首先使我们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此目标作出承诺,就不会取得任何结果。

我们现在应停止寻问该指责谁:供应和需求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毒品滥用和贩运循环往复。没有任何国家会置身于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进行合作以打破这一循环。例如可通过发展替代作物、严格监督先质的使用以及打击洗钱活动而在任何一点上制止这一循环。

毒品滥用正拆散数以百万计的男儿童。毒瘾还意味着使人与世隔绝。过多的能量只是用于摧毁甚至自我毁灭。扭转这一趋势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一局势可能大幅度恶化,以至于无法弥补。

人们耸然地注意到,毒品消费涉及到全世界估计一亿九千万用毒者。因此,需要教育我们的青年人懂得毒品的充分破坏力。我们必须集中精力创造一种预防文化,能够通过使学校、家庭和社区等社会各阶层参与进来而反击毒品的虚伪诱惑。

圣马力诺共和国政府深深感受到在青少年中间泛滥的麻醉药品问题,但寻找对该问题的答案并非易事。圣马力诺是相当发达的国家,经济多样化。我们的高生活水平产生了形成对比的结果:一方面它帮助控制了毒瘾极大的用毒者的数目;另一方面则似乎扩大了其它类型毒品的消费,即所谓象狂喜致幻剂和冰毒等娱乐性毒品。这些毒品主要是在迪斯科舞厅和其他娱乐区消费的。我们尤为意识到打击这些安非他明类兴奋剂令人吃惊的泛滥程度的困难。这种药物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的秘密试验室中利用现成可用的化学品制造。这些危险和可上瘾的毒品的处方容易得到,而生产者的风险则比可卡因和海洛因贩子更低。

青少年中间毒瘾的众多原因之一,似乎是缺乏价值和理想。这些价值是存在的,但当与实际生活冲突时则证明是十分脆弱的。象联合国这样的论坛,是加强这些价值的理想场所,因为和平、平等、尊重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概念在这里得到捍卫和促进。因此,本组织在实现青年人的期望和理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联合国面对众多障碍却实现了很多目标。我们要提到于1991年成立了联合国国际药品管制规划署,它标志着对这一全球瘟疫的国际反映。我们相信,任命皮诺·阿拉基先生为药品管制署执行主任,将给打击毒品的斗争带来新的动力。然而,仍需作更多的工作。

考虑到这一点,圣马力诺于1995年签署了《关于犯罪收益的清洗、搜查、扣押和没收问题的公约》。非法毒品贸易是一项基本以现金进行的4000亿美元的行业。圣马力诺共和国认为各国之间在刑事和司法领域中的合作,是取得积极成果的最快速途径之一。没收资产在打击毒品卡特尔斗争中比没收毒品更为有效,这一点已数次显明。这是应加速在这一方面推进的又一原因。

几年前,圣马力诺也通过了一项打击洗钱活动的法律,目的是监督现金交易。我们自1991年以来,一直是打击毒品滥用和非法贩运毒品合作小组——即蓬皮杜小组——的积极成员,这是在欧洲理事会框架内成立的处理与毒品有关议题的专家机构。1998年,我们主办了一次关于在娱乐地区消费毒品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基于对话和交流经验的国际合作,仍然是打击毒品滥用问题的关键。

主席继续主持会议。

我们应该对卢森堡作一项特别的表示。事实上,卢森堡是首先实施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规定之一的国家。该公约鼓励各缔约国把产生于非法毒品贩运的钱用于为专门从事反对毒品斗争的国际组织提供资金。这是使用这种钱的最好办法。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将效法这种可敬的榜样。

在毒品方面,圣马力诺共和国颇感自己是一个一体化的社会的一部分。针对这个共同威胁,我们必须通过采取共同的有力行动而集体作出反应,将私利和短期利益置于一旁。我们可以借这个时刻表明,我们能够保卫自己和后代不受一个共同的强大敌人的威胁。这是有效地实施我们大家都在发言中强烈希望的团结精神和决心的时候。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圣马力诺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阿吉姆·内绍先生阁下发言。

内绍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 我们今天在这个机构中开会以对付毒品问题,毒品危害每一个国家和社会,无论其大小或强弱,它对我们的社会和文明构成严重威胁。大会本次特别会议再次表明,我们不能单独进行反毒品斗争,而需要在国际一级承担责任,进行合作和协助。

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为什么强烈支持联合国的作用,将它看作是一个能够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承担领导责任并产生明确的战略和提供适当协助的公正而独特的组织。

阿尔巴尼亚衷心支持本次会议将要通过的文件——《政治宣言》,关于减少需求和其他措施的宣言——并坚定地相信,他们将为国际社会消灭毒品提供新的动力。阿尔巴尼亚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完全致力于我们的共同和最终目标:建立一个无毒品的世界。

阿尔巴尼亚不是面临这个重大社会问题的唯一国家。毒品作为一个新现象的存在涉及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地理、位置及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作为我们的社会转化为一个新的民主社会的过程的一部分,我国在 90 年代初经历了重大政治和经济变革,加上我们对这个现象缺乏经验,以及缺乏适当的立法对它加以防止,缺乏对付它所必要的适当的政府结构和非政府组织,从而不仅导致毒品现象在我国的存在,而且使它成为一个我们必须紧急对付的对阿尔巴尼亚社会的真正威胁。

1992 年后,毒品现象大大增加,特别是在种植和使用麻醉品植物大麻以及进出我国的毒品贩运方面。自从 1993 年以来,硬性毒品如海洛因和柯卡因的贩运大大增加。买卖的所有毒品中有一部分留在国内供分配和销售。目前阿尔巴尼亚有大约 2 000 到 3 000 吸毒者,其中多数从 16 岁至 25 岁。

为对付这个问题,阿尔巴尼亚政府建立了一个反毒品委员会,负责制定一项全国战略并与其他政府结构的工作相协调。同时,正在优先重视根据国际法的基本标准创建和实施一个现代法律基础。

阿尔巴尼亚的地理位置要求我们与邻国,特别是意大利和希腊进行密切合作,我们正在与他们进行双边合作以更好的控制边界并协调对毒贩、洗钱和犯罪活动采取的联合行动。

我们认识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现象,因此我们正在与国际专门机构进行密切合作。阿尔巴尼亚还参与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例如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洲联盟法尔方案、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联盟联合方案,等等。阿尔巴尼亚正在参加题为“在巴尔干的毒品道路上”的内政部长常设会议,并正在里海经济合作组织、东南欧合作倡议、中欧倡议等的范围内参与对付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区域行动。

在制定我们的反毒品战略方面,阿尔巴尼亚认为,我们需要为年轻人作更多的事,特别是创造一种社会环境,以使公众进一步认识到毒品能造成伤害和致死。我们认为,这必须是阿尔巴尼亚民间社会今后的主要目标。

现代社会今天正在应付最微妙的社会问题,以便为在下一个千年中发展我们的社会和文明铺平道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面临巴尔干区域的极端民族主义造成的暴力、“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这些微妙的问题经常被遗忘。恐惧、屠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气氛容易为有组织的犯罪、毒品活动等创造环境。

我们应共同作出一切努力,以促进我们社会的安全和未来。这些努力之一是打击毒品,对此,阿尔巴尼亚保证它对国际社会的完全承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现在请海地代表团团长、皮埃尔·勒隆先生阁下发言。

勒隆先生(海地)(以法语发言): 孤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的所有活动现在都必须从全球角度来看。无论是为发展进行的斗争,还是打击有组织犯罪、腐败或流行病的战斗,一国单独处理的作法现在是不充分的,如果不是毫无作用的话。但是,有一个特别现象给个人的健康、对社会的福利以及对各国的稳定和主权构成重大挑战,这是因为它造成的巨大的反社会力量和它的持续增长。

非法贩运毒品和精神药物是一门大生意,其收入仅次于贩运军火的收入。由于它对我们各国的生存所造成的威胁,它使我们通过痛苦的挫折不得不认识到以下事实:没有一个国家实体能够单独对付这个问题,不管这个国家多么强有力。

这个问题的范围以及寻求有效反应的必要性意味着,我们必须撇开生产国、消费国和过境国之间的人为区别,以便实施一个一体化的、整体性的、全球性的战略。

联合国是理想的团结论坛。召开本届特别会议是一个以多边办法并通过更好地理解这个现象和阻止该现象的方式,发起这场战斗的新出发点。在这方面,海地共和国坚决支持大会面前的各项草案。

加勒比有两千多个岛屿,它的地理位置把南美和北美联系起来,是通向欧洲的桥梁并使它成为贩毒分子非常喜爱的地方。

犯罪组织利用海地最近的困难和同当时的某些当局串通,加紧从事各种活动,使我国成为毒品分销链上的重要一环。它们的非法利润助长腐败,从而危及我国政府的完整,侵害我国的经济稳定并动摇我国的体制。因此,我国司法和警察系统的弱点和缺乏经济和财政资源,使我国极易受到强大贩毒组织的伤害。

尽管资源稀少并受到许多经济制约,但海地政府自恢复立宪秩序以来一直在为打击贩毒进行重大努力。

在国内一级,司法部已制定两项有关取缔贩运毒品和洗钱的法律草案。另外,公共卫生部也制定了一项有关药品的草案,规定对某些药物进行严格管制。这些案文不久将提交议会供通过。

另外,国家禁毒计划草案包括成立国家药物管制委员会。海地政府期待国际和区域技术援助,以帮助它给该委员会提供现代通讯方法、有效体制能力和坚实情报基础。根据这项法律,海地国家警察部门的两个专门单位:即海岸警备队和缉毒大队现已投入使用。

另外,1997年5月,成立了一个海关监督单位。我国的海关工作人员和执法官员也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药物管制署)提供的若干课程和研讨会中获益。缴获毒品过去曾靠运气,现在则越来越成为各药物管制机构严密计划行动的结果。例如,在1998年1月至6月期间,有103名外国国民被拘留,缴获3 549.31公斤可卡因、9 255.6公斤大麻和25公升印度大麻脂。

在减少需求方面,我们正在完成一项同药物管制署进行的有关流行病学的研究,并在培训社会工作人员协助吸毒成瘾者。

在双边一级,海地政府和美国政府已于1997年10月17日签署打击药物贩运的海事合作协定。各项联合行动已经取得良好成果。

在多边一级,海地共和国加入了《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及其《1972年议定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海地政府正式承诺,一旦我国政府的危机得到解决,就马上将《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提交议会供批准。1996年,海地核可了《半球禁毒战略》和《1995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公报》和关于洗钱问题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确定了共同合作原则。

在加勒比一级,海地通过了1996年5月《巴巴多斯行动计划》。海地还参加了历次后续会议,这是我们次区域各国、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协调与合作的良好范例。

打击毒品的战争是我们的主要关切。只有真正的国际团结才能使我们能够打败这个祸害。海地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是重申其承诺,即在同毒品进行的全面战斗中承担其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海地代表团团长所作的发言。

我请毛里求斯代表团团长 Teye Wah Wan Chat Kwong 先生阁下发言。

Wan Chat Kwong 先生(毛里求斯)(以英语发言):众多世界领导人出席本届特别会议证明了当今国际决心和国际承诺的力量,有力地支持了打击药物滥用祸害的新战略。过去两天来,在这个讲台上所作的发言标志着打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非法需求和贩运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国际合作时代。我国代表团欢迎这个事态发展。世界各国政府现在都有机会制订一项真正全球性的药物管制战略。这项战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有效打击今天推动毒品业的巨大邪恶势力。

本届特别会议是第一届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问题国际会议大约11年后召开的,那次会议是1987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该会议三年后又召开了关于国际合作打击非法生产、供应、需求、贩运和分销麻醉药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维也纳,主要成果是确定了《管制药物滥用今后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所载的35项目标,其目标是防止和减少非法需求、控制供应、取缔非法贩运、以及治疗和康复。

1990年上届毒品问题特别会议通过的《全球行动纲领》重申了《维也纳纲要》的各项目标,把它们视为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三级制订旨在打击药物滥用和非法贩运一切方面的均衡战略并把它化为行动的基础。

不幸的是,自那几次会议以来,打击毒品问题的国家和国际行动成果相当令人失望。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需求、生产、贩运和分销有上升趋势。根据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去年发表的第一份世界药物报告,自1985年以来,鸦片生产增加了三倍,可卡因生产增加了两倍。全世界吸毒人数现已超过2亿人。使用

毒品情况的蔓延所造成的破坏用人类和社会成本计算可能根本无法估量。

药物滥用模式在过去十年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合成毒品。受麻醉药品非法过境和贩运活动折磨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目有所增加。在非洲大陆,东部和南部区域各国均缴获大批毒品,这表明它们的海港目前正在成为目标,被当作从南亚到北美和欧洲路线上的过境点。

目前,非法贩运网络已扩展到世界每个地区。受毒品问题影响的所有国家正在经历与毒品相关的犯罪和暴力活动及政府官员腐败案件数目增加。财政和人力资源条件差的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害于高度组织的国际毒品卡特尔。这些毒品组织联成全球网络,使它们更加难以对付。非法毒品贩运和恐怖主义活动日益增长的联系给政府造成新的严重威胁,各国政府现在会有不稳定的危险。

直到1980年代初期,我国仅仅面临滥用“软毒品”的问题。1984年随着“红糖”——一种粗制海洛因——的到来,毒品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滥用海洛因扩散到所有经济种族群体,引发与之相关的所有弊病。我国政府所采取的抵制这一现代祸害的措施包括康复和教育。1987年,我国政府设立了一个保健和反毒品教育股。目前,滥用药物者治疗和康复国家机构正在进行遏制毒品扩散的密集方案。毛里求斯警察的反毒品和走私单位正在领导打击地方和国际毒枭的无情战斗。

面对这种艰巨问题和极为有利于毒枭的环境,尤其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各国政府是否可能严重打击毒品工业并扭转毒品使用似乎无边际的扩散?

目前以同样重视的方式处理压制需求和减少供应问题的新的全球对策使我们感到乐观。过去经常发生的是,国际反毒品斗争受到所谓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相互怀疑的阻碍。所谓南方生产国被认为是反毒行动的主要地区。的确,关于麻醉和精神药物的主要国际文书,即1961年、1971年和1988年《公约》,基于一种信念,遏止和预防无控制的毒品流通是打击非法使用毒品的主要手段。

但是,多年责怪另一方之后,消费国现在承认应进一步努力理解和减少毒品需求并改进现有的方案或制定减少需求的新原则。此外,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界线日益微不足道,因为前生产国也成为毒品消费国,而且消费国目前是迅速受欢迎的合成毒品的主要来源。

前两次毒品问题会议的确讨论了减少需求问题,而本次特别会议将第一次重视吸毒上瘾问题,通过了《减少药物需求指导原则宣言》。国际合作对于减少供应努力的成功至关重要。任何国家无法希望单独面对强大国际毒品贩运者的巨大困难。向一个老触角一断便长出新触角的怪物一样,国际毒品卡特尔在一些国家加紧对其管制后立即找到新的生产场地和新的分销路线。幸运的是,反毒斗争普遍存在的政治合作新气氛使之可以更好地协调努力和交流情报,以便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过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在毒品管制活动方面有效和无效的办法。在各国改进司法合作并协调努力以打击洗钱的情况下,我们经过艰苦斗争可能制止并最终扭转麻醉药物的潮流。在这方面,毛里求斯政府将很快在国民议会提出一项反洗钱和经济犯罪法案。

反毒品斗争无法由各国政府自己进行。非政府组织和其它行动团体也应参加这场神圣战争。

在反毒战斗中,国际社会过去好象始终落在毒品贩运者后面一步。让我们增强决心并加倍努力,以便我们在具有新的全球毒品管制战略的情况下可以迅速赶上毒枭,然后走在前面一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毛里求斯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我请黎巴嫩代表团团长萨米尔·穆巴拉克先生阁下发言。

穆巴拉克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非法使用毒品是损害现代社会并不良地影响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祸害。打击它要求不同国家参加的全球战略。联合国及其机构和方案必须在抵制这种威胁和保护人类免受其危险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毒品问题因近年来各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非法研制及其非法贩运而进一步恶化。这已成为严重挑战,同样地威胁发展和发达国家。它甚至渗透到家庭和大学,从而威胁后代的未来。

认识到这个灾祸的内在危险,各国际组织缔结了一系列打击麻醉药品及其灾难性后果的公约。《国际联盟盟约》第23条认为管制鸦片贸易是一项国际责任。在联合国框架内,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加紧要求缔结一项取代所有先前公约的公约。理事会的努力终于成功,缔结了《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后来该公约经《1972

年议定书》修正,随后有《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最后而并非最不重要的是《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这一问题持续存在已导致国内关系紧张状况的恶化。它有时导致爆发冲突,从而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打击麻醉药物非法贩运因此成为联合国正在试图为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而建立的集体安全秩序的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贫困加剧和缺乏发展是这一灾祸的主要根源。必须回顾,在《联合国五十周年纪念宣言》中以及在有关发展问题的许多国际会议上,我们已经商定加强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国际合作,以换取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援助。

黎巴嫩是若要实现发展和消除贫困便需要国际援助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我们需要这种援助来支持我国打击非法贩运麻醉药品的努力。在我们翻过1990年流血事件一页之后,那时黎巴嫩政府能够根据《民族和解塔伊夫协定》重新确立其权威,我们马上作为优先事项采取所有果断和必要措施来打击非法种植、生产、分销和销售麻醉药品。

在这方面,黎巴嫩参加了所有三项国际毒品管制《公约》:经《1972年议定书》修正的《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黎巴嫩政府决心一丝不苟地执行其中各项规定。近年来,我们已经销毁了在贝卡谷地区种植的麻醉品作物,并为毒品管制部门提供必要的人力和技术资源,支持他们的作业。

对麻醉品作物种植者和贩运者,黎巴嫩政府采取一项非常严厉的政策。我们已经成功地摧毁了他们的分销网络,并已通过一项新的禁毒法律对从事麻醉品生意的人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并使为毒品洗钱成为犯罪。我们引以自豪的是,黎巴嫩已经成为一个不种植任何麻醉品作物的国家。

黎巴嫩虽然仍在受到一场使我国基础设施遭受破坏,使我国机构瘫痪的内战后果的影响,但我国已承诺在所有其他迫切的国家重点任务之上,优先制止毒品的非法贩运。我国已镇压了一种每年产生不少于\$10亿美元的贸易,因为它是非法的,而且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履行我们的国际承诺。因此我们期望各友好国家的政府,特别是那些受滥用毒品危害的社会,从财政和技术上帮助黎巴嫩,在先前依赖销售毒品为其经济和财政资源的地

区执行替代作物方案。此外,黎巴嫩政府需要外来援助支持它在这些地区的发展项目,特别是建立保健机构和执行反毒教育方案,以便解决面临黎巴嫩人民的这一问题,康复滥用毒品的受害者。

我们支持联合国采取的同麻醉药品作斗争的努力和措施。我们完全相信,在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的领导下,这些努力不论是国家或集体的,最终定能成功地缩小麻醉药品生产、使用和非法买卖现象的规模。

我们借这次特别会议提供的机会,呼吁进一步加深和巩固努力,根除对当代社会的生活各不同层面有害的这一危险的祸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黎巴嫩代表团团长的发言。

现在大会听取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 Rafael Caldera 先生阁下发言。

Caldera 总统(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刚从日内瓦过来,我在那里履行对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承诺。但我也向我的朋友墨西哥总统 Zedillo 先生许诺来这里,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会议上表示声援。我不想食言。

在委内瑞拉,使用毒品的现象不是很广泛——至少我们这样认为——但我们知道,有许多势力企图把这种非法消费扩散到社会各阶层。我国不是一个毒品生产国。我们销毁了一些鸦片植物,这是我国参与生产过程的唯一迹象。我们准备斗争,防止我国的地理位置,我国的全部土地和沿海边界以及我国的地理、政治经济自由被利用来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输出毒品,进而把这种危险散布到世界各国。

我们准备参加所有各种努力,但这些努力必须是全球性的,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受这一有可能摧毁我们的精神和道德资源以及我们青年的健康的庞大邪恶的危害。因此我来到这里,保证我国声援这场斗争,批准安第斯共同体外交部长为这次历史性重要会议拟定的声明。

我们知道,反毒斗争是一场长期和艰巨的斗争,尽管我们已为这场斗争投入大量资源,但是进展微薄。我们还知道,这些问题是多方面的,而且所有国家必须团结合作,以有力地捍卫我们的主权和我们大家都准备承担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社会的连贯、所有国家分担

责任,以及每一个国家充分、庄严和有利的个性,都必须汇成一体。

在这方面,我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在所有各级为这场根除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瘟疫的斗争作出有力的贡献。我们准备这样做出于我们自己的责任感,并由我们自己的人;以持久的决心,因为这样才对;并用我们自己的主权,这是必要的,特别是因为世界各地正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已迫使我们每一个国家承担它自己的个性,它自己的存在和它自己的特征。

我认为,近来打击毒品的运动在镇压、警惕和调查领域有增长,但我们未在预防领域取得多少进展。我们越是努力镇压,青年越是受诱惑感到好奇地走上使用毒品的道路。这开始似乎并无危险,但逐步奴役每一个陷入滥用毒品陷阱的青年,榨取他们的生命、生存和机会。因此我们认为,这次大会特别会议作出的一项努力必须是预防的努力。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会议,应该成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会议。我们必须审查我们在这一领域中的方法,以及我们用来说服任何走上这条不明智的道路,注定一生失败的人,特别是青年的办法。

在委内瑞拉,我们正在试验让青年人自己来当挽救者和青年预防者,为他们的朋友指出正确的道路。教师的话常常不能使青年信服,但是他们自己的朋友的话和他们的榜样能够而且应该刺激和产生相当的结果,而且正在产生这样的结果。

在委内瑞拉,我们把同毒品作斗争的问题放在如此重要地位,我们已经把全国打击非法使用毒品问题委员会主席提升到国家部长的地位。我们已把他列入内阁,并向他提供有效进行斗争的一切手段。我可以向大会保证,我国同其他参与反毒运动的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好,充满诚意、坦率和决心努力的共同意愿。

因此,我今天再次出席会议只是要赞同这一信息,重申委内瑞拉的立场,祝贺墨西哥作出特别的努力促成大会本届会议,并鼓励所有国家参加这场斗争。

面前的道路无疑将是艰巨的。有些人认为,这场斗争迄今为止没有产生它应该产生的所有积极的结果。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寻求预防之路并放弃禁止之路。我们认为,禁止是至关重要的。除勇敢地面对这些困扰人类的灾祸外别无其他选择。与此同时,为寻求最佳方式防止消费继续上升或保持在足以刺激毒品生产和交易的高水平所作的努力应该取得更大的成功并符合人类最高的愿望。

我在此所说的话只是重申这一点。正如我早些时候提到的,委内瑞拉不是受到毒品消费和生产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在许多令人痛苦的时候,委内瑞拉成为一个渠道,作为把这一毒品运往世界各地的路线。因此,我们愿意为使大会本届会议取得的积极的结果作出贡献。我们认为,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真正地表明,在打击影响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些灾祸的战争中,可以并且正在有效地利用国际团结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委内瑞拉共和国总统的发言。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